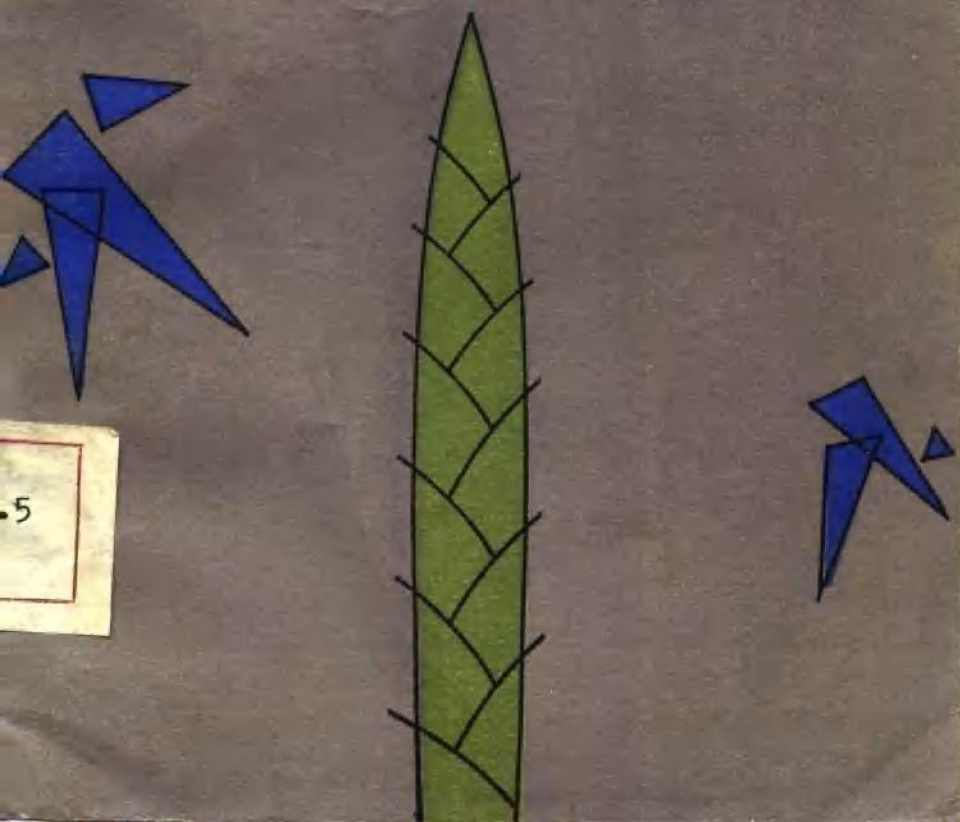


弃妇

石楠



弃妇

石楠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弃 妇

石 楠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3 插页 223,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720册

统一书号：10377·50 定价：1.55元

内 容 简 介

《裸雕》和《弃妇》是作家继长篇小说《画魂》之后，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两部中篇新作。

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以周密纤细和秀丽流畅的女性文笔，成功地塑造了女建筑师施惠和农村女教师金竹芳两个动人形象。《裸雕》以施惠和一批改革者，为建设崭新的江花市而改造仙女湖和雕塑仙女裸雕为中心事件，表现了改革者与各种反改革势力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反复较量，展现了八十年代城市改革激动人心的画卷。《弃妇》通过金竹芳的爱情与婚姻的波折和不幸遭遇，有力地鞭挞了几千年来的旧传统和旧意识，发出了给妇女以真正地位的强烈呼声。这两部作品都以主人公的悲剧性格震撼人心，并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石楠

石楠小传

石楠，本名石纯男，女。1938 年生于安徽太湖县山区。1958 年初中毕业后先后在工厂和图书馆工作。曾到安徽财贸学院政治理论进修班学习两年。1981 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长篇传记小说《张玉良传》曾获《清明》首届文学一等奖。该书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画魂》的书名出版。作者现在安徽省安庆市戏剧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

走自己的路

——序石楠同志新作

公 刘

石楠同志来信，要求我为她的这个小说集写一篇序，我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为什么会犹豫呢？因为自从去年九月右眼失明以来，我已经先后辞谢了山西、新疆、北京等地将近十个集子的序文撰写任务。何以最后又同意执笔？我觉得情况和那十个集子不一般，不能不作更多的考虑：第一，我自己在安徽工作，而石楠同志是安徽近年出现的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为了安徽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为了表明对这个作家群中的女作家更迅速更健康的成长的期待，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几句话。第二，具体到石楠同志本人，我以为，她目前正处在一个特别需要支持的重要阶段。因此，我违背了少用脑力、少用视力的医嘱，开了戒；当然，我也必须郑重声明：下不为例，我实在没有了写一篇短序而阅读几十万字的精力。

自从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以来，我国文坛上涌现了许许多多引人瞩目的新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女作家，之所以产生这一空前的文学现象，是诸多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未来的新文学史家们当会作出全面的精到的探索与分析，毋庸我来饶舌。我只是想强调一点，即：石楠同志上升到这一天宇中来，她所走过的道路有其独特的轨迹，是有别于其他

女作家的，是不可忽略的。

我曾经将石楠同志和别的一些女作家们相比较，我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了，她既难以侧身于那种家道渊，学富五车，因而有相当充分的创作准备与相当深厚的文字功底的闺秀行列；又不属于那种久矣有志于此，因而有意识地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和写作经验，并且主观上具备了顽强的事业心与拼搏精神的文学习作者，即文学后备军的队伍；更无法归入那种由于中国历史的大曲折，一度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紧接着又落进下层人民的“深渊”（如从“红卫兵”到“上山下乡”），从而有过种种奇异经历的年青一代；而且，上述三种类型的人共同具有的横溢才华，也恰恰是石楠同志所欠缺的。石楠同志不过是一位极其平凡的南方小城的公职人员，她所体验过的欢乐和痛苦，也只是极其平凡的欢乐和痛苦——假如我的了解不错的话。她没有那种富于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的遭际，也从未在浪漫主义的生活圈子或者典雅高贵的文化沙龙里受到熏陶。她仅仅凭着一颗良心，一点觉悟，立志于恢复历史的真面目，为所有被网封尘埋的女界精英们树碑立传。正是这一冲动，驱使她写出了《画魂》（初稿在《清明》发表时，题名《张玉良传》）。这部作品以它题材自身的历史感、主人公人格的庄严性与悲剧力量，再加上作者充满同情的创作心理与周密纤细的女性文笔，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交口赞誉。

正是在《张玉良传》的座谈会上，我认识了石楠同志；以后虽未再见面，但有关她的情况还是时有所闻。

我写过文章，向读书界推荐这部作品，也毫无保留地表示了我的喜悦与感激。我自认我的言行是负责任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不料，接踵而来的却是不公正的指责与无端的攻击。有一家全国性的刊物，起先是登载评介文字，但马上又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组织了一次美术界的权威座谈，来加以“澄清”。我仔细拜读过这些发言记录，恕我直言，我的印象是，除了个别人还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外，基本上是一场“围剿”。事情果真如此严重吗？小小的一个无名之辈，值得这样兴师动众吗？实在令人纳闷。不久，了解内情的同志告诉我，并非石楠同志冒犯了什么人，而是客死异国的画家张玉良（潘玉良），根据某种划分，不属于×××派，而属于×××派的缘故。太可恼了！这种无聊透顶的派系之争，竟能祸延文学，自认有权对一部文学传记作出裁判！

尤其无法接受的是，本来完全可以超脱一点的刊物编者，也参加进来，嘲笑石楠同志没有去过巴黎而居然胆敢描写巴黎（可又举不出一个“错误”的例证）！这样的话有道理吗？我看不见得。否则，照此例推，茅盾写《子夜》，势必首先取得、然后叛变资本家的阶级出身；曹禺写《日出》，也应当去当嫖客甚至妓女；姚雪垠写《李自成》，只好设法回到明末清初时代去了。诚然，去过巴黎的人写巴黎，会写得更细腻，更逼真，更带感情，但如果实在去不了，而又非写不可，为什么一定不允许借助于间接的知识呢？难道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事例还少吗？怎么去解释历史小说、国际政治小说、战争小说，以及象叶赛宁这样的大诗人写的那些以他从未去过的波斯为背景的优美的抒情诗篇呢？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大概是出于对“生活为创作之本”这一真理的庸俗机械的理解。

不久前，偶然在报纸上读到石楠同志的一篇散文：《砍柴

篇》。其中一节，叙述了她所面临的惶惑与苦恼，我愿摘抄如下：

和攀登柴山一样，我仰慕文山上火红的杜鹃，圣洁的玉兰，芬芳永驻的夏蕊春兰，苍劲的松柏，英雄的木棉。早就有人屹立在山巅了，还有许多人刚刚到达和正在向山顶攀爬。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开拓出一条通向山顶之路，在百花中采撷到理想的一支。而我却焦急、痛苦，我不能开凿出一眼水位不断升高的泉眼。每每完篇，搁下笔就感到遗憾。我远望文学山巅，云蒸霞蔚，百花争艳，几乎和蓝天白云溶为一体了。轮廓不清的外缘，更加显示出它们的无边无垠、博大神秘。我自感笨拙困惑，还能捧出有光彩的花束献给读者吗？我徘徊在痛苦中。

这一段告白，联系起这两部中篇小说的读后感，使我颇有触动；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不知道是对与不对，写出来提请作者参考。按照现有的一般水平，这里收入的两部中篇，都是可读的。人物面貌清晰，故事情节大致合理，所蕴涵的社会意义也达到了一定深度，同时，文字是秀丽、流畅的。这些都是优点。然而，在带有根本性质的一点上，却使我感到遗憾：作家没有超出自己以往的成就，取得新的突破，甚至还显得气力不济，后劲不足。这是什么缘故？想来想去，我以为，问题恐怕出在作家对自己缺乏清醒而准确的认识上。上面引用的石楠同志关于“道路”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泉眼”的说法，我看需要斟酌。如果石楠同志能够正视现实，切实把握住自己的个人气质、工作环

境、生活条件、艺术素养等方面有别于他人的特点，扬长避短，也许能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泉眼”，而不至于临渊羡鱼。依我的观察，石楠同志是一位内向的、娴静的、刻苦的女性，基本上属于“东方型”；目前所处的岗位又相对稳定，正便于进行研究性的劳动。在石楠同志身上，人们的确很难发现那种才女式的光华夺目、锋芒毕露的瑰宝，但却肯定能感觉到一种自甘淡泊而又孜孜不倦的学者风范。后者和前者一样，应当被当作一宗财富，加以开发利用。鉴于石楠同志更象一位考古工作者，长于在大的框架结构中作细致入微的修复填补，相对而言，比较更不擅长由一点生发开去的神骛八极，思骋四荒；我建议，石楠同志还是以文学传记的写作为主攻方向，兼顾其他。当然，即使这样，石楠同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开阔眼界，更新知识（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多读一些书，而且不限于文学著作），如此方能写得轻松，写得自然，写得游刃有余。我历来认为，即令才华最为出众的多面手，也绝不可能在一切领域都获得信马由缰的自由。谁都有客观局限性，因此，谁都不会拥有“一眼水位不断升高的泉眼”；我们看见它的“水位不断升高”，只不过看见了表面，看见了结果，我们其实应该用心揣摩那位作家究竟付出了多少艰苦努力，那位作家是怎样反复选择最适宜于自己生存、活动的天地，这才是纵深，这才是事情的过程和奥秘。

此外，对作品再提一点具体希望：千万不要刻意雕琢。石楠同志是不是再咀嚼几遍大家的范本，中国的例如鲁迅，外国的例如契诃夫。真正的不朽的美是朴实。同时，人物的语言必须是性格化的语言，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就不应该在另一个人物那儿听到。当今某些流行作家（包括女作

家)的某些流行作品，有一个经不过时间筛选的弱点，那就是，不同的人物说着相同的学生腔、干部腔甚或“作家腔”，这是不幸的。在一定程度上，石楠同志也受到了它的消极影响。似应及时引起警惕。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对石楠同志的唯一赠言。

1985. 6. 12. 泾川山庄

目 录

走自己的路

——序石楠同志新作……………公 刘（ 1 ）

裸 雕……………（ 1 ）

弃 妇……………（167）

裸 雕

1 奶奶讲的故事

吃过午饭，施惠没有象往常那样回宿舍休息，而是从食堂直接又回到了办公室。

真是新鲜，她这个从来不知忧愁苦闷为何物的快乐天使，也会有食不甘味的时候。

她买了一个自己最喜欢吃的油余姜汁河虾，选了个干净位子坐下。现在到食堂就餐的人不多了，偌大个餐厅，显得有些空落、清冷。用钢管支撑的木头长条桌，日积月累的油垢已改变了它的本色，大都空着，上面落满微尘。就餐的多半是处男处女，或是曾有个家庭而又散了伙的鳏夫。

两个男食客走过来，把各自的一碟菜放到她的一份边上，在她的对面坐下。这都是在无声中进行的。他们是去年新分到局里来的大学生。

施惠头也没向他们抬一下，只顾低头数着饭粒。今天这三两饭怎么这样多呢？吃也吃不完，数也数不尽。

两位新同事面面相觑。

他们常在一起吃饭，还从未见她吃饭如此艰难过，就是她刚刚谪贬回来的时候，也没有过这样现象呀！沉默使他们感到憋闷，矮墩墩那位有些坐不住了，停住筷子望着施惠问道：“施大姐，你怎么啦？不舒服？”不待施惠回答，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事就是难以让人理解！”他激动起来，嗓门也粗了，“对你的不公正处理，我们无不感到愤慨！你想开点，我们理解你，别放在心上！”

施惠端起那碟虾，拨拉到他们两人碗里，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出了饭厅，把未吃完的饭泼到泔水缸里。

理解！理解！她暗自凄然一笑，他们就只会从那个角度去看待她：从副指挥的位置上揪下来了，心里自然不痛快，是吧？

哼！她从鼻孔中“嘶”出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单词。难道她就那么点境界？她心里就只装着位置、权势？不是说漂亮话，她才不觑这些呢！副指挥，再大一点又怎样？他们谁也不理解她！

他是理解她的！还有蕾蕾！

可是，他正面临着危机。

昨晚蕾蕾来告诉她：“迹象表明，有人要拉下二哥。我一再向父亲发起进攻，想摸摸他的底。他只字不透，只说，明天就要宣布了。”临走时，她留下一句话：“会一散，我就给你挂电话！”

一个上午，她都在忐忑不宁之中。电话铃一响，她就本能地跳起来去接，引得同科室的小尹和副处长周文惊头张耳，眼睛滴溜溜地直转悠，不时交换着目光。直到下班，同事们陆续回家了，蕾蕾的电话还没来。她相信蕾蕾会恪守诺

言的，不管她多么难于启齿，多少不愿意说，她都会坦诚地告诉她的。也许，她不愿在上班时当着同事的面给她打这样的电话，而选择下班时间吧？

阳光柔和，云影淡淡，院内的静谧，被远处江轮的几声汽笛点染出来。美人蕉好象刚从泥土里蹿出，绿中透红，镶着暗红色边的叶子微卷着，吃力地向外伸展，向上蹿高，带着泥土的腥气。那般红的脉络深红的边缘，不由令人联想起它在出土时的艰辛。它还没有抽出芽和穗，离开花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呢！可它，已是血泪斑斑了。要生长，就得有牺牲，大概是宇宙间一切生物生长的法则吧！也只有牺牲的血雨，才能把它浇灌得壮实，它的花才能更为艳丽，它才有资格同百花一起，去争相装点世界。

她喜欢美人蕉！它虽属草本，却有了了不起的顽强个性。她也有一棵，是经管这个花圃的师傅送给她的。也许，就是从这一棵上分出来的吧！师傅把它装在一只瓦盆里，放在她宿舍的窗台上。

她天天为它浇水，倒茶叶沫子。可是，它长得很慢，去年没有开出一朵花。昨天，她又仔细观察了它，刚刚露出小笋尖的那么一点儿芽芽。也许它的天性就是应该生长在庭院、路边或旷野，把它那发达的根须伸进深厚的土壤，吮吸广阔空间的新鲜养分。只因她喜欢它，花师傅才把它弄进了小盆里，它才陷进了她那狭小的天地。虽说她从没忘记给它浇水，但它已越来越没生气。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枯萎以至死亡。她觉得很对不起它，应该让它回到庭院中去，它肯定会开出满穗的花儿。

她朝面前那蓬美人蕉嫣然一笑，刚才填满心头的不安和忧虑，好象就在这瞬间被笑波漾开去了。她向它举了下手，

就往办公楼走去。高跟鞋错落有致地敲打着水泥地，一串快节奏的足音不一会儿就响上了四楼。

她刚掏出钥匙，准备打开办公室的门，挂在走廊墙上的信袋唤住了她。

木制的双排信兜上，插着几封信。她一眼就认出奶奶那颤颤抖抖的字迹。从奶奶那戳戳戗戗象树枝捣画出来的墨迹中，她仿佛看到了奶奶哆嗦的手，在纸上跋涉的情景。

她把奶奶的信，紧紧抱在怀里，就去开办公室的门。随手又把它关好。她拿出一把剪子，小心翼翼地剪开了信的封口。

她的心怦怦地跳着，心里连声地唤着：“奶奶，您好么？”

奶奶的慈容一下填满了她的心。

教师出身的奶奶，有一副动听的嗓音。话儿从她嘴里流出来，有如山泉淙淙，小溪欢跃；普通的故事经过她的嘴说出，就是诗的散文，散文的诗歌。她仿佛又看到了满头银发的奶奶，正颤动着已失去了弹性的瘪嘴唇，给她讲述那个听过无数次的动听故事。

有个美丽的地方，萦系着我深切的怀想。长江流过她的身边，春潮化作裂岸的激浪，飞溅上她的裙裾。

那儿，四时鸥鸟翔集；那儿，四季鲜花吐香；春阳灿灿，夏荷亭亭。那就是我们亲爱的故乡。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宇宙还是大漠洪荒，那儿一片苇荡，一直连接到天上。

抽穗了，那是紫焰袅袅的红烛；放花了，有似北国的熠熠银装。

苇荡中，藏着一面铜镜似的湖泊，很象南国姑娘明媚澄

澈的眼睛，亮亮灿灿。大雁、天鹅和鸳鸯，常在那儿鸣啭作客，寻友觅情。

每当月明星稀之夜，就有一群美丽的仙子，伫立云头，对着下界的明镜，淡妆浓抹，流连忘返。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她们降落到湖边。赞叹着：“啊，多美呀！这才是人间天上。”

水银似的月光，灌满了湖泊，鱼儿，一个腾跃，旋起个个银浪，细细的，一圈一圈。

夜雾，有时薄如纱，有时团成云，在湖面蹀躞着细碎的舞步。

仙子们醉了，失去了自恃，解衣卸带，跃进了玉液琼浆之中。

她们尽情地嬉戏、击水。

最小的仙子，突然游不动了，她那白皙的小腿，裹上了一片带有淤泥的苇叶。她用力一击，水却失去了先前的明净。她开始一捧一捧地捧走沉积在湖底的污泥，搜捞飘落水里的落叶，送到苇丛里。

她的姐姐们也效仿起来。

从这天开始，她们每天午夜来，黎明去，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湖水纯净了，清澈了，苇花开得更白，象她们披挂的洁白飘逸的轻纱。……

人们为了纪念她们，把这里称作仙女湖。

这个故事奶奶讲过不下百遍，每次听来都有新的引力，别有韵味，使她对故乡产生了深沉的向往和思恋。每当她凝神遐想的时候，爸爸喜欢踱到面南的窗口，吟起白香山的